

LIN YU HUA

临别依依



林奕华

导演

Director

戏剧、写作、电影

七月“一一重构：杨德昌”展览开幕那天来看两场讲座，十月闭幕的今天听着安保人员敦促大家离场，这三个月何其来去匆匆。

日记，书信，笔记，文章，企划书，剧本，故事大纲，角色介绍，还有绘画，唱歌，阅读，念书……不太可能像这次展览般，读到这等数量的资料及素材，虽然一切还很“片面”，但已打开更多角度认识杨得昌的为人创作：文化评论人，现象观察家，影像创造者，全方位的“（电影）作家”。

有三件事倒是被我确定了：一、他本应是现代华文剧场里重要的名字；二、历史、文化、社会之未来于他是女性和阴性的；三、他一直在处理心中那永远的少年。

开幕第二天舒琪在讲座上指出，《海滩的一天》的策略，乃承接七十年代琼瑶式文艺片市场，果然取得靓丽的票房佳绩。若说拿下女性观众市场是文艺片的商业性所在，后来的杨德昌，却是从这条路的一端走到另一端：梦幻不再，寻找真实。

从传统到现代、社会发展的新旧交替，杨德昌的七部半电影（加上电视剧《浮萍》），都留下了他对女性在经济地位与自我发现上的进程，反之，男性如德伟、阿隆、李立中、张举、小明、阿钦、Winston 陈、NJ，每一部中的男主角，由初入社会到为人父亲，没有一个不是失落迷惘，故此便能解释，少年如小四，红鱼/香港/纶纶（《麻将》）、胖子（《一一》）为何没有“父亲”作为楷模。

杨的七部半电影那么重要，于我，是他深刻地挖掘了华语电影，尤其商业类型片中最不触碰的“父亲缺席”。源远流长的这个创伤，使父权在男性的成长史上形成更为复杂的阴影，它既影响着儿子，女儿亦不能幸免，《青梅竹马》中父亲在餐桌上去了一只匙羹，看也不看便拿起女儿

的来吃汤，此时镜头被放在低于坐着的女儿的膝盖的位置，我们看见她默默弯下腰去捡那只匙羹。

当然还有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中，跟随佣人母亲漂泊的小明，《一一》中为了安定而以结婚为事业的NJ初恋情人，等等。杨德昌电影中的女儿们除了小明，都生存下来了，生存，乃经济独立，可见在主见或对于主体性的追求上，这些女性都以务实为主。

《海滩的一天》是琼瑶式文艺片——由三厅（饭厅、咖啡厅、歌厅）过渡到两厅（拿掉歌厅），再让两位女主角一个远离家庭，一个走进社会，

都是摆脱“我父、我夫、我子”的“三步一生”，所以片末当青青目送佳莉的背影，林敏怡谱曲的配乐响起，电影的收尾，虽然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却也见证了自己跟自己团圆。

但重点是，下一部《青梅竹马》中的阿贞，亦将和脱胎换骨后的佳莉一样干练，只是，她是不是就是青青口中的“我

我没有问后来海滩上发生了什么事，它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佳莉已经成为了‘完美妇人’？”

在展览来到闭幕一刻，场馆所有灯光亮起，正好我就站在《海滩的一天》的尾声。当现实照进理想，我最感受到的是，杨德昌的电影提出的问号：我们之中，有谁会把它继续问下去？所有的展品，要回到收藏的地方了。什么时候再见？谁将再见它们？

我来过四次，我也在看周围的观众，年轻人好多，有年纪的人也好多。不期然觉得跨越时空很微妙，二三十年前，在他的电影前你是怎样的？二三十年后，在他的电影前你又是怎样的？

大门关上，临别依依，想起《梁祝的继承者们》中的一首歌《你有在美术馆哭过吗？》，原来不只是首歌。📺

杨德昌的电影提出的问号：我们之中，有谁会把它继续问下去？